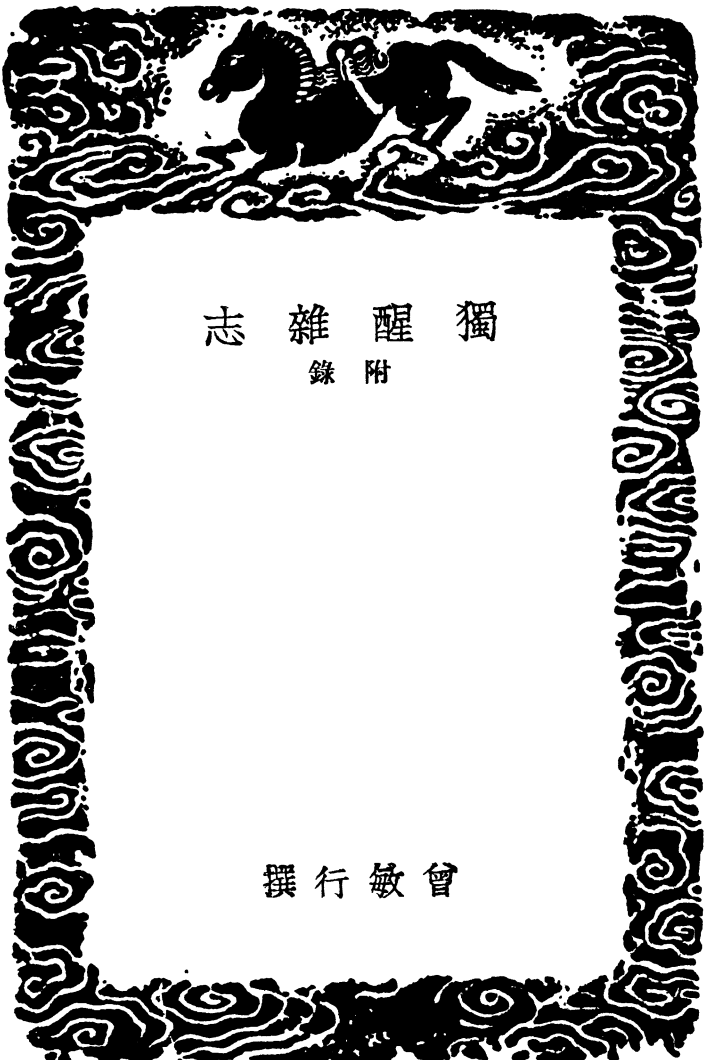
獨醒雜志 附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獨醒雜志

附錄

曾敏行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爲活城。以紙鳶爲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

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卷一

宋　盧陵曾敏行　達臣撰

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俯嫗後果符其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喏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向文簡公爲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星歷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問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卽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時人卽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後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留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宮人有以裙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嘗以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逡巡不應上怪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爲皆能知其大義翌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劉丞相名景宏。南唐時爲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景宏以從。景宏度勢不敵。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既敗。景宏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僞從彭玕之脅。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興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宏既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己。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爲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爲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頷之。友龍乃得美除。

劉丞相沆沖之守陳州時。嘗夢登譙樓。抱鼓而寢。既覺。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吏。吏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鼓上。惴恐莫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榆莢香而悟身爲鸜鵒者何異。

劉偉明弇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遊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廬

陵亦來遊因相遇互問閭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弇蓋偉明初不知其爲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遂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爲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爲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尙無恙予觀行密時所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爲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爲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議己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而不能復舊至今遂爲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徵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爲誰曰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卽取炭畫猪皮上曰龍帶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拏開淡淡雲客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故鎭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佺與其母卒於竇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卽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佺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佺字子眞罷竇州

卽尚歷虔鈐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蘭悲摧舞鸞洵與兄漸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眞非卒於竇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丁詰之曰顧方略如何爾二問丙爲令長無治聲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爲異哉三問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張重輕不同若爲科處四問丁出見癸縲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逮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釁鐘牽過堂下甲見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百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清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勅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鎭東軍推官知宣城縣惇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肖安道、

李獻臣、王總之、十二人各爲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爲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匄罷。後知宣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絳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爲贊曰。生爲幻人。死爲天眞。改幻從眞。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熙寧中、許沖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荊公、爲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爲一等。然祖宗分別流品。以太常博士爲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荊公方下筆作太字。時堂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之制。荊公乃改太字右筆作口字。沖元遂遷右正言。

李氏建國。國中無馬。歲與劉鋹市易。太祖既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馬百餘匹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爲曹彬之裨將所獲。驗其馬尙有印文。然後知其爲朝廷所賜也。

王荊公詩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閱其序篇末畢。謂荊公曰。卿謂朕比德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進德不倦。從諫弗咈。於文王何愧。上曰。詩稱陟降庭止之類。豈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陛下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

相率爲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嘗珍其所藏戴嵩鬬牛圖。暇日展曝於廳前。有輸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眞牛。方其鬬時夾尾於髀間。雖壯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爲之歎服。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嘗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眞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日辨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茶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嘗有藁本數册。在其壻陳良器處。予少從良器學。屢獲觀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爲縣主簿。一日袖所爲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以往。季共見仲車言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先生之風。因願納交於下執。有書託端禮以致于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眞賢者。某雖未之見。子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敢以爲信。然某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不能爲謝。子其爲我謝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車之介。嘗於古人中求。他日

掃門未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箏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爲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爲兒戲使木冀渡軍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一作箏蓋以竹篾弦其上風吹之鳴如箏也原註）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即令送至闕下既召見山野醌齷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噀水於壁間成溪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噀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瀝耳至今人傳以爲笑

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駕嘗臨幸迄事之夕道士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旁觀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問其故對曰臣章疏未上時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對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爲之上默然

獨醒雜志卷二

紹興甲戌省試別院以中和節爲詩題舉人上請主司答云元宵已過寒食未來蓋謂此二月節也然按後漢周舉傳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在其七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輒皆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間或寒死故因謂寒食爲禁煙節舉既爲刺史作弔書以解民之惑則所謂寒食者果何與於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不知又何據也

劉丞相沆爲士人時攜一僕赴禮部夜臥忽驚起哭丞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主君爲人斫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斫去頭留得項我當爲第二人果於王拱辰牓第二人賜第

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卽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坡公蓋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郎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博此制最合人情予嘗欲依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蓋特奏第五等人皆以爲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至于納勅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祿也夫市井巫醫祝卜技藝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別宜其不樂聞也予謂不若因補爲本貫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歲而易新故相代蓋以州縣學職言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祿則其禮優況今居是職者往往

多後生新進躐取而強處之人多不服倘舉以授舊人亦得尚齒之義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尚幼一日戲狎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罵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侵公公不之顧家人聞之或以告公亦不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嘗聞也

宣和中太白見甚高尚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祕見而歎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憂形顏色未幾敵犯畿甸後周芭秀實來倅廬陵贈詩云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漢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尚書字美中

王荊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羹臠數四頃卽供飯傍實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既參大政以素惡釋氏久而不請韓公爲言之乃請瀧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奏改爲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守青社自爲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沈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歸立于其宮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恙信有神物護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與之爲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略許之眞宗召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喜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宜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尙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於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爲巫者杖之其著聞者黥隸他州一歲部內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賜器皿於堂上率其子孫羅拜其下拜畢緘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相望才二十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此

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笥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新淦縣揚名鄉胡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玉梁觀後改爲承天宮

徽宗嘗內宴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今西北旣賓服天下幸無事朕因得游宴耳師成對曰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問蔡京曰師成之言如何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嵐瘴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語郡人於是爭爲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繪公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

呂丞相大防徙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亦寖薄京之所爲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錄黃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今來行遣過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給事字忠靖

國朝自章聖始命致仕者給半俸然非得旨者不與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勅不給俸今致仕者例給其半與舊制異矣

仁宗皇帝嘗閒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衞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啓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持至者甲遂補官

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而遽沒旱甚而雨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傅說以爲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旋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來兩公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張楚僭僞遣快行親事往廬州省視其家經由淮南向公子諱伯恭時爲發運使因拘囚之驗其文券見南京副總管嘗資給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可汙張巡許遠之地等語後達上聽深嘉伯恭之慷慨忠節也

蔡絛約之好學知趨向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未幾臣寮論列以爲絛所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遷轉凡數等自將作監主簿至祕書監其遷秩各視其品（將作主簿今承務郎祕書監今中大夫）若卿列館職則爲一等出身人則爲一等蔭補人則爲一等雜流則爲一等所以甄別流品爲至嚴密也自諫議大夫至吏部尚書其遷除則爲一等（諫議大夫今大中大夫吏部尚書今金紫光祿大夫）蓋兩制兩省官皆極天下之選論思獻納號爲侍從故不復分等級然其超等而遷則惟宰相執政而已（宰相超三官執政超兩官）

湖湘官道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父老相傳以爲寇萊公爲丁曹所誣謫爲道州司馬欲以憂困殺之

陰令於衡湘間十里則去一堠以爲五里故道里之長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報中人傳勅來且有持劍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爲動中人既至公謂曰願先見勅中人出勅示乃貶雷州司戶因就郡僚假綠綬拜命終宴而罷

江西自國初以來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紹聖四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對策居第一里人傳以爲盛事故謝民師有詩寄忠孺云萬里一時開曠足百年今始破天荒蓋記時人之語也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爲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迴

徐公師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辨之者

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宣撫使召歸除京城四壁守禦使與時相議不合鐫官落職奉祠京城既失守敵欲得公用事者詰公以割地遣詣敵營敵得公喜甚卽館於僧寺遣人爲言國相知公名將欲大用公曰偸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國相蓋謂粘罕公守眞定時敵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眞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車駕既北狩敵復遣人謂公曰請以家屬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陳灌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寧死耳卽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以衣條自縊死

粘罕聞而歎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斂顏色如生人以爲忠節之氣所致云

朝廷褒其死節謚忠顯又賜碑額爲旌忠褒節之碑公名韐建安人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旁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見懷素眞蹟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肯爲人作草書

紹聖中謫居涪陵始見懷素自敍於石揚休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法下筆飛動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始信穆父之言爲不誣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嘗自謂得草法於涪陵恨穆父不及見也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寫逼眞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字元章卽捲軸入懷起欲赴水攸驚問何爲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豫章晁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宣和初登進士第授南昌縣尉時龍圖孫公爲帥深加愛重南仲因請更定晁漏帥大喜命南仲召匠制之遂範金爲壺刻木爲箭壺後置四盆一斛壺之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注水則爲銅蚪張口而吐之箭之旁爲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爲二木圖其一用木薦之以測日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器甚精爲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觀乾象每預言其遷移躔次嘗言有某星某夜當過某分時窮冬盛寒仰臥牀上徹其屋瓦以觀之偶睡

著霜下。遂爲寒氣所侵而死。其學惜無傳焉。獨晷漏之制。其子嘗聞其大概。今江鄉諸縣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廬陵睦陂人也。

南仲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然止皆較景之短長。實與刻漏未嘗相應也。其在豫章爲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鍼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已後視北極之表。秋分已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自負此圖以爲得古人所未至。予嘗以其制爲之。其最異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已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已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其制作窮賾如此。

獨醒雜志卷三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杠。求竹於龍光寺。僧惠兩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詩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西十八灘。謂贛石也。東坡至贛留數日將發舟。一夕江水大漲。贛石無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舟行江漲。遂不知有贛石。此吾龍光詩讖也。民師問其故。東坡因舉以詩之本末。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悲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皆以爲詞讖云。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溫。候於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沒。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爲賻。湛曰、公方爲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賄也。湛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又曰、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鼐。逝者不可尋。猶喜二子在。又曰、往時高交友。宰木已樅樅。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窗。今集中載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處度、范元實五詩是

也。前輩於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却寫作鶴鳴。鳴呼却寫作鳴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刪定官充對讀。卽啓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本正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之。果如其言。稱歎德遠之精審者久之。

客舍中有題詩一聯云。水向石邊流處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或云唐人詩。亦妙句也。

杜少陵卒於荊楚。歸葬於陜。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爲聶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聶令因爲之藁葬。微之之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葬於鞏。請誌其墓。當以是爲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闍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傳乘醉捉月溺死於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陽少陵墓。殆此類耳。

梅聖俞送歐陽關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至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蟇。二公大笑以爲深中其病。

玉笥飈御廟。乃西嶽之別祠。初爲雲騰廟。許覺之書三大字。後改賜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傳聞其像皆唐所塑。帝像不冕而冠。蓋章聖東封後始册帝號十八廔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遠近數百里舉子當秋賦亦皆往謁。始因劉公美中嘗致禱神降之夢。有詩云。來年三月春盛時。驊騮穩步金街西。劉公自是舉進士中詞科。出入中外。終於兵部尚書。顯謨閣學士。故皆以爲夢之符如是。外舅謝公世林。方舍法盛時。再貢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數里。歲時奉祠惟謹。一日以科目禱焉。夢中亦得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乃樂天詩也。外舅自是不復南宮大廷之試。尋以疾終。

玉笥山清眞宮。乃太秀法樂洞天。兩山回合。澗水橫陳。門外三峯如削。玉古木壽藤。幽森清峭。環此山十里無居人。道書謂九天司命眞君在焉。輒以血食入宮。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來宿者。夜亦驚魘不能寐。凡病於宮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氣厭厭不絕。必舁出十里外乃絕。相傳云山中不容有死氣。此最異也。

范信中名寥。爲士人時慷慨好俠。故山谷詩寄校理范寥。有黃犬蒼鷹伐狐兔之句。舒州張懷素以幻術遊公卿間。號落魄野人。與朝士吳安詩、子姪吳倅、吳儲等結連。信中以其謀爲不靖也。欲入京告變。而無其資。湯東野實資送之。朝廷逮捕懷素等窮竟其事。大觀元年獄成。坐累者餘百數。而倅儲十數人。

皆處極刑。雖其父母亦皆竄貶。信中獲賞賚甚厚。乃推以與東野。故東野由監簿積累至從官。寥亦以供備庫副使累遷諸路戎鈐。晚年終於閩中。

丁晉公家書畫填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金陵。陛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袁安臥雪圖賜之。旁題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蓋不知爲誰筆也。其所畫林石廬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態。無不逼眞。侈上之賜。於金陵城西北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異。乃知公之嗜畫。上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藩。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溲溺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尚書。聞者以爲善對。而被詬者不堪。

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爲之。若除知制誥給諫待制卿列。則爲權發遣。然須用天下之望。且有政術者。姜公遵謂之姜擦子。薛公奎謂之薛出油。皆以爲政清嚴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爲稱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爲執政也。

崇寧錢文。徽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一筆上下相貫。寧字中不從心。當時識者謂京有意破宗。無心寧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

用盡變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人何故未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勤吏事若爲教官是自惰也歎惜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治水見稱後治郡率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瀕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水退則啓啓閉以時水患遂息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集章方具藁人未知之一日忽閱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文一卷自門竇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竇之牀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遂取讀數過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選

章伯益名友直邠公之族子也邠公嘗欲以郊恩奏補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召試玉堂亦以疾辭時有詔太學篆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闕下篆畢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願仕亦不之強伯益書畫今皆名世惟詞章不多見焉

歐陽公之父崇公與母韓國太夫人皆葬於沙溪瀧岡。胥楊兩夫人之喪亦歸祔葬。公辭政日屢乞豫章欲歸省墳墓。竟不得請。里中父老至今相傳云公葬太夫人時嘗指其山之中曰此處他日當葬老夫。後葬於新鄭非公意也。

斲琴貴孫枝或謂桐本已伐旁有蘖者爲孫枝或謂自本而岐者爲子榦自子榦而岐者爲孫枝凡桐遇伐去隨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榦岐生者雖大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雖未詳其取材然以百衲之意推之似謂衆材皆小綴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榦而岐生者爲孫枝也孫枝既難得縱有非久藏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間得其材當試於水中沒入數尺徐觀其浮取其陽者用之此亦古人遺意若僧寺木魚歲年雖久而扣擊之餘聲散質傷不足用也。

世寶雷琴鄉人董時亮蓄一琴以爲雷氏舊物予嘗見之顧莫能辨也紹興中偶一部使者聞之因願得以供上方時亮未許則借觀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兩爲謝卽日以獻內府辨之曰琴古且異以爲雷琴則欺矣卻不納獻者念費之博返琴而索銀更謂時亮曰倘以爲無虛辱則請留百金時亮聞之喜曰以琴歸我正所欲也銀何用爲盡舉而復之封識尚存聞者莫不歎服時亮名正工官至朝議大夫而家無生理後其子仕嶺表死不知琴今歸誰氏。

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景德中邵曄出爲西帥兼領漕事始請於朝願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眞宗皆從

其請歲給錢五百緡。今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之官吏。蓋自曄始。

岐山西北十餘里有周公祠。祠後山下泉湧出。甘冽特異於他所。土人謂之潤德泉。相傳云有大變則涸而不流。崇寧中泉脈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終不能復舊也。

興國富池廟碑。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盜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諸郡。來禱於廟。以決所向。持環珓擲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墜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轉戰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於朝。加封王爵。敞大祠宇。龕藏環珓。而表之曰靈珓。

東坡水龍吟笛詞。高雲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楚山修竹如雲。是蘄州出笛竹。至異材秀出千林表之語。不知是東坡敍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內特一竹可材。遠而望之。或伐取數十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蔡邕仰視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後無至鑒獨有此法。可求耳。雲翔嘗赴禮部。與仲兄及諸鄉人飲於酒肆。有數老樂工相近。談論音律。雲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輩大晟府舊人。適有所談。而諸學士發笑。必某言不協理也。雲翔時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諸工駭聽失色。設拜而去。次日詣雲翔之館求教。雲翔辭之。雲翔洞曉音律。能移宮轉羽。子弟朋友間無能授其法。再舉不第而死。雲翔名驤。吉水人。

劉執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醫

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爲業楚俗大抵尙巫若州郡皆倣執中此舉亦政術之一端也

孔毅甫爲學子時嘗夢有以五色線繫角黍來餽者毅甫食之旣其年試於南宮遂中選

大觀中士人李彭久留大學慷慨好直言覩時政之弊欲上書論其事蔡氏之黨知之乃密以告元長大怒付獄推治且謂開封尹曰李彭狂妄死有餘責人懼莫敢救者會張天覺代相彭得從末減後元長復位欲竟其事遂流彭於海外

獨醒雜志卷四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屋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菴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啓其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徽廟見而喜之。召對擢用。畫因詩重。人遂爲此畫。紹興初。花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之所作。後益超出。格韻尤高。然觴次醉餘。雖娼優牆壁。肯爲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難。逢原每不樂。補之所爲。而墨花實不逮。唯長於平遠。遇志同氣合者。始爲作之。若以遊藝請。則牢辭固拒。如不願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時變新火。今人苟簡。家所用火。不知何從來。亦不計其歲年也。兒時在湖湘。見一僧舍有長明燈。衆云燈有神異。其燄不熱。試以指炙之。信然。後加考究。凡道宮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燈。有數百年者。燄青而昏。往往皆不甚熱。蓋久則力盡爾。今人但知擇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獨以清渾甘寒有易曉者。如

火齊烹飪氣燄著人與水功用一等苟不必變古人何苦多事

汪彥章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卽此席間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籠財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妄實之想也彥章頷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豐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陳不少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爲之掩覆也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入相矣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求爲固寵祿保富貴之計於是內興大役外招強敵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之號欲絕天下之議已盡假御筆以行之

孔經甫文仲爲台州司戶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策極言青苗免役之害語大忤直宋次道爲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荊公見而惡之密啓於上以御批點之遂下詔發還本任孫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經甫將歸往見蜀公公歎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及公知人之鑒足矣不敢以窮達爲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某之所願也經甫元祐中爲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爲時所推重云

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其父司封君嘗對客召經甫侍立客命經甫爲蓮實詩經甫立成記其一聯云

一莖青竹初出水。數箇黃蜂占作窠。語雖未工。而比類親切。客大奇之。經甫自此知名。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命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才進兩盂。安常曰。某煮此藥。升合銖兩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洞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腳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餅。飲盡。遂強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爲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于一時。既死。葬于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于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卽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甫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士人遇重九日。卽攜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爲常。

里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于吉州。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數敗。遂退保於此以死守。余嘗登嶺上。可眞數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視王嶺爲卑

小曰張欽寨以爲南唐遣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曰劉守眞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三十里有山曰雲火峽玕之先壠在焉後守眞死欽復遣人發其先壠棺上有小赤蛇蛇兩旁有蟻運土爲弓劍形已而玕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堠其旁有劉仙師壇皆劉之遺跡士人遇旱禱于壇下間亦雨應

湖湘巖竇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狀如海物中瓦壠每天雨則迸出墮地采以入藥以左右顧分雌雄性大熱時有虞都巡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煆之以火透紅則出而漬酒中候冷復煆既煆復漬如是者無算度乾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錢匕擦齒上漱嚥以酒虞時年五十服此藥二年膚髮甚澤纔如三十許人自謂服藥之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爲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有石巖中空可容千人東南有石窗眺望甚遠相傳以爲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舊有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嘗隱于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貞實不起遂化爲石巖去州二十餘里旁有寺觀往來者無虛日士人謂巖之幽勝當與浯溪朝陽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獨無品題甚可怪也山谷謫宜州時嘗至巖下今其詩之卒章曰惜哉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鑱翠珉蓋紀永人之語

神宗嘗對執政言呂誨墓誌是司馬光撰劉航書航亦無所顧忌耶韓絳子華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許

光爲書石。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懼也。上曰。苟恐懼則不爲書矣。子華不能對。

王荊公退居金陵。一日與門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顧周穜曰。司馬十二君子人也。穜默不對。公復前行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時豈深悔爲惠卿輩所誤耶。

東坡自惠州儋耳。子由自筠遷海康。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將至雷之境。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逮至郡延入館舍。禮遇有加。東坡將渡海。逢出送於郊。復官出錢。僦居以館子由。帥臣段諷聞之大怒。劾逢館留黨人蘇軾及爲蘇轍賃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東坡知貢舉時。得章貢孫勰之文於黜籍中。見而異之。擢置第五。榜帖既傳。誹議藉藉。以勰嘗遊公之門也。會廷試勰復中第五。輿論始服文章之定價。勰即坡公所贈剛說孫介夫之子也。

政和間。寘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沖之叔用作梅詞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元長覽之。即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來塞鴈。年年長占開時。以爲燕鴈與梅不相關而挽入。故見筆力。

趙諗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時第一名畢漸。當時榜帖。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天下遂傳名云畢斬趙諗。諗後謀不軌伏誅。果符其讖。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喝以棗。因遂絕粒。而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閑。往來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見賊。賊敗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歸

仁鋪先鋒與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類如此閒中有遺像嘗往觀之

西融守陸濟子楫遺黃鋼劍且云惟融人能作之蓋子楫未詳黃鋼之說矣予居湘時見徭人歲來謁象廟各佩一刀乃所謂黃鋼者惟諸蠻能作之其俗舉子姻族來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授室大具牛酒會其所嘗往來者出鐵百鍊盡其鐵以取精鋼具一刀不使有銖兩之羨故其初偶得鐵多者刀成銛利絕世一揮能斷牛腰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終身寶佩之漢人願得者非殺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贋者予嘗訪之老冶謂之到鋼言精鍊之所到也今人纔以生熟二鐵雜和爲鋼何鍊之有融劍殆是耶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神宗見之卽薄其罪謫居黃州鄭介夫既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詩文悉以奏聞上見晏叔原所贈絕句亦從而釋之神宗愛惜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有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簟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掌繁華得幾時

曹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注云今之魚寒也古樂府名都篇亦有寒鼈炙熊膰之句因知今人食品有所謂蒸汗假鼈者夫豈承其舛而訛其語耶

琵琶詞綠頭鴨云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徐師川云非是當云路漫漫漢妃馬上夜悄悄商婦江邊出塞愁思移船感恨迺當時語

王荊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

而升也。公以爲然。

天聖中、毛應佺守簚州。朝廷賜虛囚敕書云。敕毛應佺。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簡恤刑章。深切丁寧。斯爲至矣。方郡守長。如能刻意遵奉。與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訟息而治平哉。今敲煍戒時。動植咸茂。而圜牆幽圄。猶有繫縲。愀然以思。當食興歎。汝宜體是憂惻。加于撫循。無使猝犴之間。重有淪胥之困。躬勤省察。稱朕意焉。敕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飾灑掃。獄房嘗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盡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剋。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嘗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又賜衣敕書云。敕毛應佺。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襴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敕書亦且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卷五

劉丞相在位時族人偶有逋負官租數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望風不敢問程公珦爲廬陵縣尉主賦事追逮囚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賦入不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後珦罷官至京師丞相延見禮貌有加珦出謂人曰劉公偉量非他人能及眞宰相也

江之神今封安濟順澤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爲神見王荆公嘗泛江歸金陵或見於舟狀稍異舟人請公致禮公從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無拜侯之禮俄頃不見蓋其時未封王爵也

南昌潘興嗣延之號清逸居士五歲受官既長不仕進趙清獻唐賓肅薦之于朝除校書郎固辭不就紹興中趙丞相元鎭帥豫章奏言興嗣廉退自守足以風化有位元符中嘗官其孫淳蔡京當國乃追奪其官今興嗣孫濤尚在乞賜推恩以旌善人濤遂補初品官

客有謂東坡曰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工摹臨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爾予嘗見子厚在三司北軒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爲己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衞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卽延見焉客入靈素問曰見我何爲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卽撚土灶鑪中且求杯水噀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噀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如今宣假不宜眞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聞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爲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于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爲言語悲愴如此遂賡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未幾果卒

秦少游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曾題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潔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有一木机瑩然少游卽筆書于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宣和間其木机尙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

歐陽公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甲往告

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于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盡以告焉。公乃爲文齋潔而謁于神曰。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卽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在政府一夕忽夢如坐官府。門外列旗幟甚衆。視其名號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聞於朝。沙山今在祀典。

道鄉鄒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后劉氏亦未嘗有子。所以立爲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今若賢妃德冠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后。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內批貶志完新州。疏留中不降出。時人亦不知有何說也。元符末。崇慶眷方盛時。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僞爲志完之疏。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距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廢孟后而立劉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摘此語。謂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之由。復申元藁不存。諺人遂誣志完以爲實有此說。詔令應天尹孫覿以檻車往新州收赴京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爲不根。爲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

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有更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建炎二年。廬陵城頹圮。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數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鏡。役工方聚觀。或以告淵。淵令取鏡洗而視之。其背有文曰。唐興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于廬陵。殞于西壘之垠。未卜窆于他所。就瘞于西壘之巔。吾卜斯土。後當火德。九五之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浙梁相繼。章貢邦昌之日。吾子亦復出于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季愛子聽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記。淵覽而異之。急遣問石函所在。則役夫以爲不祥。棄之於江矣。

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乏。蔡李諸人遂建免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而漕運之費不預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千者輸一萬。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賦斂遽起。民間嗟怨。守令有觀望風旨者。建阜縣以令曰。稍愆期。即以乏軍興論。人益皇懼。小民往往去而爲盜。後夫錢之綱。將至淮甸。而敵騎已及郊。錢皆爲船人所私矣。

太祖時。或詣司天官。告光裔。問卜光裔布算成卦。謂曰。當遷徙。其人問不損人口否。光裔曰。無害。既去。又一人至。其占如前。又頃之。又一人來占。亦同。仍有前問。光裔疑之。熟視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間。光裔起曳其裾詰曰。爾爲誰。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廣池。且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釋之。即以奏聞。已而鑿池。果得龜十數萬。下令不得傷一龜。

盡輩送水中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隨往倫至金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箚出鉤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于金朝廷祕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卽日發哀云

秦丞相董參政同執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見參政戒其夫人無妄奏對惟丞相夫人是從退歸丞相果問參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無所言丞相喜於是待參政益親

洪忠宣公皓紹興初以禮部尚書使金留之十五年旣歸母太碩人董氏年八十餘矣請補外以便養秦丞相檜素不樂公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鄉郡明年大水時內侍白鍔從慈寧太后北歸負恃舊恩宣言變理乖繆洪尚書名聞遠近顧乃不以爲相語聞秦相大怒付鍔于理諫官承風旨遂謂公與鍔爲刎頸交更相譽說由是罷郡鍔遂髡流嶺表言者復謂公睥睨鈞衡謀爲不靖遂貶英州居九年不及內徙而薨公饒州人字光弼

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貨雜物處凡物稍異者皆以番名之有兩刀相背而鞘曰番刀有

笛皆尋常差長大曰番笛及市井間多以絹畫番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爲不至京師才三四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初與女眞使命往來所致耳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于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于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涂盡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淸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詩稍傳入禁中徽宗命京以進呈上閱畢曰三伏征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師詩復以還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鄭禺厄史・作老憤人間不解愁・置身帷幄若爲籌・禺・京之客・宜得其眞・）

余鄉民有燒畬於山崗每晨往必見人憩於陰樹之石望之髣髴如釋教所謂觀音像者稍逼近則不見矣一日再往所見如前卽石求之瑩然如玉其中隱隱有觀音像類今之繪者民以石歸龕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饒家用大昌民旣死其二子析居兄請盡以家貲與弟而唯求其石弟亦願得石而盡舉家貲以遜其兄爭之不已訴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財由是爭息郡經兵火帑藏皆毀石失所在老吏執事其時者嘗見之爲言如是

有方外士爲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爲孽太守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鎖孽龍于禹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

二郎每祭但烹一羶不設他物蓋有自也

予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後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諸公題識客有謂伯益以篆名世何爲善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予觀修水集有題伯益飛歧圖亦嘉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東坡多雅謔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爲沖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當暑袒裼據案而寐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之九子母丈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沖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爲長沙掾盡焚毀已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評章伯益書乃云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繼其後者誰歟襄陽米芾則元章于字畫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于讓也

董公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爲侍御史彈擊不避貴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爲白鬚御史元符厥詛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也公入獄引問見宮官奴婢十數人肢體皆毀折至有

無眼耳鼻者氣息僅屬言語亦不可曉問之只點頭不復能對公大驚閣筆不敢下內侍郝隨傳旨促之且以言語脅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亦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誠恐得罪于天下後世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于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獨醒雜志卷六

胡邦衡春秋之學受教于蕭子荊子荊名楚廬陵人紹聖間貢于鄉不第因留太學時方尚詞賦子荊獨崇經術尤深於春秋從其學者嘗百餘人會蔡京當國黜春秋之學子荊慨然引還移書謂馮澥曰蔡氏廢麟經忘尊王之義矣是將爲宋王莽吾不願仕解得書不敢答解亦嘗受春秋大義邦衡擢進士甲科而歸子荊尚無恙謂邦衡曰學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子荊建炎四年卒以未嘗娶故無子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有春秋經辯行于廬陵

曾外祖嚴府君顯舉進士皇祐方平治時四爲縣宰所居稱職廉介自持不求聞達祖母爲余言府君爲惠州河源令三年餘祿不足以養而絲毫無擾于吏民罷歸人惜其去爭餞以海錯舟行十里餘家人發缶得黃金以告府君亟命掩缶召餽者還之其清謹視古廉吏惜名不聞于太史氏云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豪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論薦除太常博士時內史吳拭行詞多所褒奬元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間有一蕭閒伯學道登仙初應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鬚眉白蓋自謂也未入謝言者謂其傾邪險怪詭詐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卽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爲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十人此豈顛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召復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寬袖博帶人多

怪之。又有潔疾器用不肯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簷高不可以乘肩輿。乃徹其蓋。見者莫不驚笑。所爲類多如此。

東坡謫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淦。時人方礎石爲橋。聞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衆人塡擁不容出。遂就舟中書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然字畫差褊小。不似晚年所書。蓋當時倉卒迫促而然爾。

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觀望時政。與公相忘。歲時亦不加禮。建中靖國初。朝廷將起公。遣中使宣賜茶藥。問勞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將行。皆出送于四五十里外。公辭之不可。乃一一延見。慰藉有加。或進謂公曰。時事一變。朝廷將復用公矣。公謝曰。某罪大責薄。蒙恩內徙。若得正邱首幸矣。他非所願也。言者慚謝而退。

永豐董體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後累試禮部不第。流落困蹶。竟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道州寧遠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劉氏子。邀與俱試漕司。復預薦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爲天下第一。遺書報其家人。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廬陵之俗。謂特奏名爲老榜。初體仁既預漕舉謁一達官于東上之。費達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語。體仁頗不能平。故其詩及之。時紹興戊辰。體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當國。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參知政事。秦相死。體仁以言章罷歸於廬陵。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涖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兩以太師致仕爲本朝名臣福祿之冠李布夢祥言成都合江園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賞燕其中管界巡檢營其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五分府坐領監司來燕遊人亦競集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矮一枝纔三四花枝榦皆苔蘚每一窠至都下貴家爭取之又以小爲貴者梅花見重於世蓋多寡大小皆有風韻耳

江彥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彥明攜筆硯坐牀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嘗記其晚春詩云闕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詞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師郝與彥明相友善俱有詩聲酬倡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尤爲彥明所稱賞彥明名曄崇觀間吉守嘗以八行薦于朝不報自號轑陽居士師郝名處俊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人甚惜之

二人詩今多傳于江西

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斷嘒政西風蕭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眺處雲擁登山屐齒歲月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綠尊空對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顏喜清曉臚傳仙仗裏衣染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黃花零亂滿眼重陽淚艱難多病口陵無奈秋思詞既出邑人爭歌之或曰詞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師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故詞中及

之。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從弟吏部叔豹爲守。政事有體。識度甚高。遇僚屬嚴重。先君從之踰年。一日袖出薦章。其辭云。檢身清愼。率職公勤。時一同僚迫于代滿。望公合尖而公不與。先君願推以授之。公曰。君之舉削。可推以及人。而吾之舉辭。不可妄以許人。其相知如此。

魚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沖賦所謂嘉魚出于丙穴。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賦注云。丙地名。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嘗以三八日取之。酈善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丈。嘗有嘉魚。或以爲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戊方則所謂燕避戊己鵲避太歲是也。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間。爲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託于貴要。其肯應公家之漕者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爲貴家之舟者勿役。第貴家慮有不時之用。當謹伺之。輒以他運則有罪。召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假以資費。俾多造舟。令于衆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聽役。自是貴要護舟之撓自戢。其爲政多此類。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爲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語達上聽。召見與郡。未幾而卒。嘗記南史顧憲之爲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飲酒醇旨。輒號顧建康。與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聞強記。與先君同仕湘中。以鄉里故相友善。靖康之難。商老以江華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偕

謁提舉曾吉甫吉甫因出示關報先君欲假以付吏繕錄商老耳語曰吾已識之不用錄也迨至館索筆爲書數百言不遺一字其登科時年甚少復中法科繼聞以法科進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劄嘗宰一二壯縣皆有能稱在新喻時每治事聽吏民坐廡縱觀逋疑滯訟剖析如流廡下之人撫掌稱贊然性狷介寡與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於倅商老名躬永新人

番陽董氏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蓋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迺從駕在維揚適敵人至迺盡棄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弆尤極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畢上顧謂曰聞懷素千文眞蹟在董守處卿可令進來丞相諭旨彔遂以進

趙君貺爲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風百姓呼爲趙佛子方贛卒之擾王師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億不周而卒將聞其爲人無所需求而去其母卒于官貧無以殮囊中之綿不能具一衣郡守遺金十兩以爲歸資君貺謀之婦婦曰君所受金才十兩他日郡帑之籍數寧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卻不受後得舊俸百餘千乃歸道茶陵爲盜所邀君貺曰我無他物僅有銀數兩以獻幸容我護喪歸葬盜熟視之驚曰乃趙軍使耶羅拜謝罪且曰我輩知軍使名前有他盜恐終不免送之出其境君貺往嘗宰茶陵其所至能感人如此君貺名錫

吉水有南華院者在山谷之窮絕處山行可十里院傍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圓折宛然曲水流觴之勝石上有履痕士人呼爲仙人跡院有白雲堂在最高處劉偉明未達時館于山前之富家亦

嘗寓書劍於此堂有二詩曰紫翠浮浮奪曉昏生涯谷汲與松焚客塵一點自應少終日到門惟白雲又云野興由來愜杖藜層巒影裏見翬飛虛堂一炷起凝碧化作九天雲染衣老僧云元題字壁間幼嘗見之兵火之後始失去矣今寺僧於堂之坎建閣牓曰浮翠閣之下爲堂曰雲到蓋摘其詩語也

玉笥山舊多隱君子皆梁宋以來避亂者也最著者孔邱明杜曇永蕭子雲皆當時禁從其居今悉爲宮觀山谷詩曰郁木坑頭春鳥呼雲迷帝子在時居風流掃地無人問惟有寒藤學草書即題蕭子雲宅也子雲善草書其題郁木洞詩云伐我萬古石紀我千載名欲知古人處白雲中相尋又詩云千載雲霞一徑通暖煙遲日鎖溶溶鳥啼春晝桃花拆獨步溪頭採碧茸山谷之詩本此此山幽深盤曲延袤百餘里泉石水竹之勝概固無恙道宮雖環據而其流反役於衣食不能標白之多爲蓬藋瓦礫之場亦可惜也

王德升名密新淦人困蹶場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與齡獨居白雲齋十餘年予聞其名久矣因與諸子入山設醮德升來相訪時年六十餘論詩談理亹亹不倦予問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絕句紀玉笥之勝因得其一編其贈山道中詩曰濺石韻寒泉依稀言語處回頭覺無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詩曰山樵竹裏居略彴纔堪渡落日澹平疇牛羊點寒莫語意蕭散皆此類非遠外聲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予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語王德升德升曰造語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經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乎犯重不如

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可議者。

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上。來往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邱壑謾蹉跎。鱠新鱸。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長。不謂今日識兵戈。欲捲三江雪浪。靜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後其詞傳入禁中。上命詢訪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請降黃牓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艾非吾事。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請招以黃牓。非求之。乃拒之也。

張子韶廷對時。欲寫至賢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等語。諸瑞在殿下者來竊窺之。子韶捲卷正色謂曰。方欲言諸君幸勿觀也。皆慚恚而退。

子韶又論劉豫事云。彼劉豫者何爲者耶。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委身夷狄。耳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間諜得之。傳以示豫。豫大不平。會其左右出其文令牓於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嘗爲之動。其事達上聽。他日子韶陛對。上語之曰。劉豫牓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乎。褒嘉久之。

羅欽若、李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甚相得。他日同就試。欽若見邦衡試卷問曰。此欲何爲。邦衡曰。覓官也。欽若因撫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諱字。謂曰。與汝一官。邦衡改之。是牓遂中選。故邦衡有啓謝欽若。具述與一官之語。胡公既爲侍從。東尹亦仕至中大夫。欽若止正郎。嘗謂余曰。頃在學舍。偶乏僕供庖。同

舍不免自執烹飪。邦衡能操刀。東尹能和麪。某無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職小大。已定於此。欽若名棐。恭東尹名孝恭。

世傳燒煉點化之術。有乾汞死朱。砂雌雄黃硫黃之法。因鏖爲金銀誣誕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謂無此術。余族祖少嘗好之。挾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傳。資用以此而匱。而好之未厭也。一日遣一僕入城市水銀。道遇一客。亦舊嘗至其家者。呼僕來前。問其主翁之無恙。且問所攜何物。對曰市水銀歸也。客開壺。撚少土投之。笑遣僕曰。爲我謝主翁。水銀若容易乾。得無處著錢矣。僕歸以告。族祖憫然視壺中水銀則皆凝而爲銀矣。自是始悟。不復留意。

獨醒雜志卷七

南豐之曾。曰鞏曰牟曰宰曰布曰肇。章貢之曾。曰弼曰懋曰班曰開曰幾。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顯。南豐之最著者子固子開。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貢之最著者叔夏天啟若吉甫雖晚遇。亦終次對。此二族蓋甲於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魯公一傳而有樞密孝寬。再傳而爲祕監誠。三傳而爲今丞相懷又曾氏之最著者也。按千姓篇。曾氏望出廬陵。自孔門點、參、元、西之後。至漢纓有尚書郎偉一人耳。而江西之曾居廬陵。尤多散在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陂。派別枝分。不可盡紀。予家在吉。吉水自爲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獨相傳以爲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龍君章野史列傳。曾氏有諱崇範者。廬陵人。獻書李唐。遂家金陵。李氏歸朝。而其子乃以喪歸。則知曾氏自金陵歸廬陵。初非自金陵徙廬陵也。予家有墳墓在贛之寧都。疑與章貢之族通。而自南豐來言者以爲吉贛撫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見譜牒。莫可推尋。然廬陵之族諱乾度者。在本朝首舉進士。終于卿監。其諸族相繼登科無慮數十人。視章貢南豐終無顯者。睦陂之族。如晦運幹諱彥明。登宣和甲辰乙科。與諸父相弟兄。嘗言尚書之後。歷及唐五六百年。曾氏無聞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從者如是。蓋本朝以火德。與曾氏以火音合。言雖附會。未爲無驗也。

涪陵譙定字天授。幼學釋氏。伊川之貶涪也。始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教以中庸諸書。多有穎悟。後伊川

得歸。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間。兵戈擾攘。天授尙無恙。一日忽棄家隱于靑城山。莫知所終。方士爲余言。今或有見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幾何矣。伊川嘗謂道家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審如是則天授誠不死矣。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爲醫者所誤。今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于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旣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眞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輿寘于家。親爲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輿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略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旣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眞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于世。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燒金之術。因曾繪以見劉承珪。承珪薦之王冀公。遂得召見。時人謂之王燒金捷。能使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人故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喙不得入。饞涎流墮罌內。漬入肉中。乃取其肉曝爲脯。未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額面。卽照見頭目變爲異形。今江鄉喫菜事魔者多有此術。嘗有一人往從之。以水令額面。

其人但額其半。額處變爲異。未額處乃如初。因知水中有異也。

紹興九年。金人歸河南之地。欲講和罷兵。朝廷許之。明年春。藍公佐使金回。和議頗變。朝廷遂命騎帥劉錡信叔爲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至順昌。方與郡守陳規相見。忽報金師入寇。已抵泰和縣。警書遝至。錡會諸將議曰。吾軍方自遠來。曾未蘇息。而敵人壓境。策將安出。諸將或欲迎戰。或欲固守。或欲順流而下。錡伏兵於城下以待。有餘騎渡潁河而來。伏兵起襲之。無一還者。翌日敵將韓翟兩將軍兵至。去城三十餘里而砦。錡夜遣人襲擊。明旦復與戰。敗之。殺傷千餘人。敵復增兵來援。直逼城下。錡於城上以破敵弓射中敵將。敵稍退。乃以步兵邀擊。復大敗之。敵歸砦固守。錡復出精騎五百夜劫敵砦。乘勝直至中軍。殺其酋長。死者不可勝數。敵自此一夕營四五驚。時方六月盛暑。皆被甲不敢下馬。得間諜謂求援於兀朮甚急。或勸錡曰。今已屢勝。不如全師而歸。錡不聽。兀朮果自將兵至。遣數騎直來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戰既合。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策應。錡出軍五千接戰。自西而南。轉戰四門。往來馳逐。自辰至戌。金師大敗。退走歸砦。不出。聲言造砲架橋。必欲破城。越三日。兀朮乃引軍北歸。獲降人言。其軍中自謂南侵十五年。未嘗少衂。惟和尚原以失地利。敗于吳玠。今又數敗于此。他朝莫是外國借得兵來。自後遂決意求和矣。

岳公飛之破固石洞也。賊砦據山之巔。懸崖百仞。登者躋攀而上。不勝其勞。官軍每登山。賊輒憑高據險。投刃轉石。士卒皆重傷而卻。公既至。直入洞中。與賊砦相對。而營賊畏公威名。堅守不復下山。公一日

令曰．來日當破賊軍中不知所謂．明日凌晨．令諸軍陣于山下．與賊砦相距甚近．既成列．公臨後登高以望之．賊在上．見官軍逼近．亦整頓以待戰．其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刀叫呼曰．今日官軍要破我砦．除是飛來．公聞其言．顧左右曰．飛卽我也．擊鼓進師．鼓聲方合．有衆先登．公望其旗曰．此前軍第三隊也．當作奇功．諸軍競進．遂破賊砦．生擒其酋以歸．

紹興六帥皆果毅忠勇．視古名將．岳公飛獨後出．而一時名聲幾冠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萬九百人．皆一可以當百．余嘗訪其士卒．以爲勤惰必分．功過有別．故能得人心．異時嘗見其提兵征贛之固石洞．軍行之地．秋毫無擾．至今父老語其名．輒感泣焉．蓋其每駐軍．必自從十數騎周遭巡歷．惟恐有一不如紀律者．時裨將楊貴．怒一卒擅離隊伍．遂斃而尸之．卒尚未死．飛見之．問其故．以爲不應死．顧左右求其生．不可則絕之．而解衣以殮焉．召貴詰曰．擅離隊伍．罪未至是．汝當以死償之．貴皇懼不敢對．諸將羅拜祈免．乃已．猶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責使招降焉．不然．復其罪．貴後能致其人者始獲免．

方臘之變．經制使．陳公亨伯．館先君於幕府．時洪尚書光弼．以南京國子博士．被檄主饋事．因與定交．先君與尚書同年同月生．故極友善．寇平．論功．先君補初官．尚書遷京秩．後更兵戈．音問寖疎．先君旣勤王而歸．卽掃軌朝市．尚書亦以使事見執於絕域者累年．而後歸．卒莫能申敍．先君每切恨歎．

方臘家有漆林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藝．臘又爲里胥．縣令不許其

僱募臘數被困辱因不勝其憤聚衆作亂先誘殺縣令兵吏無與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從之衆至數十萬是時天下晏安久州縣士卒皆不習于兵望風奔潰臘聲勢益張復陷婺歙等州乃入錢唐觀燈飲犒連日因遣人發掘蔡氏父祖墳墓露其骸骨加以唾罵王師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鋒後臘以食少人衆勢稍窘促遂獨從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僞爲朝廷招降者誘之以官既出則縶之父子皆檻送京師戮死于市餘黨遂平初臘之入杭也有太學生呂將者爲之畫策以爲不如直據金陵因傳檄盡下東南郡縣收其稅賦先立根本徐議攻取之計可以爲百世之業若止於屠略城邑是乃盜爾臘不以爲然曰吾家本中產無他意第州縣徵斂無度故起兵願得賊臣而甘心耳先君嘗謂天下無叛民其或至于此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貫之討方臘也盡檄東南諸路兵凡數十萬貫獨總之既累月無功朝廷頗加督責貫懼無以爲計乃出令與賊戰而不能生獲者許斬首以獻亦議推賞輒欺者抵罪諸軍自後每出戰或夜劫賊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殺之以其首來貫卽授賞不問其是賊與否也軍士因大爲欺罔偶出遇往來人亦皆殺之因告其主將曰道逢賊衆因與鬬敵遂斬其首主將縱知其非亦不敢言陳公亨伯嘗見貫謂曰聞諸軍每戰多殺平民要須禁止且治盜與治夷狄不同彼夷狄狀貌與中國大異故可以級論功今平民與盜初無別軍士利于得賞何憚而不殺平民乎貫不聽既而臘招降餘黨潰散軍士追奔或入民居全家殺之以其首獻貫欲張大其功亦不問也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詔應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扞邊湖南帥郭公三益獨起民兵命縣宰各統所部犒勞甚厚時先君爲永州東安簿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貳以先君易之會有是舉守以屬先君或勸曰邑固有令君獨何爲先君揮之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時即日治兵以行部署整肅一路莫能及既至淮甸聞京城失守蔡毫有叛卒肆剽于道路兵至是多引歸先君獨與二三公勒兵趨南京時光堯未即尊位留守乃朱丞相勝非其時官吏多逃散朝班無幾共表勸進乃築壇于州治儀門外東南隅上登壇受寶北向痛哭班立者無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師罷歸官吏各推賞有差先君謂是行也勤勞有之功效則無豈忍受賞既以兵歸零陵尚餘犒賞銀千兩悉上送官自舉兵至訖事文移數篋崎嶇兵火毀失殆盡僅存印歷至勤王事止見之差出條耳

衣冠南渡劉發運寧止來自眞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適遇金騎一時行舟皆爲所焚發運僅以身脫顧無所歸問之鄉之長者得外大父劉公儀仲徒步歸之外大父因授館且爲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橐三四吏卒十數舟焚餘其底尚得錢數百千時方俶擾雖山谷間一日亦四五驚卒有長吁于外者劉聞之詰曰天步方艱吾身不敢自愛爾曹乃嗟怨耶立命斬之先君時留外氏因與遊處先君少爲治亂之學當崇觀間以策干當路輒不受逮浙江盜作諸公方思碩畫由是勉出爲世用而志已倦遊矣劉一見先君以爲偉人語及零陵勸王始末歎曰世不無義士顧勇于義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遂與俱趨章貢隆祐在所先君辭以久出遠歸不忍復去親旁臨分謂先君曰觀君不樂仕進殆將隱矣後會無

期因以駝裘識別而去先君既不復出而劉後爲吏部侍郎不久亦罷卒不復相聞

張孝純守太原敵人攻城甚力孝純遣蠟丸求救者凡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師中往援師中兵敗于榆次復欲命李公伯紀爲宣撫師師救之伯紀辭以不知兵朝廷不許御史陳過庭率其屬陳公輔等言曰李綱儒者不習軍旅若師出再衂則太原失守遺憂近甸禍實不測非計之善也疏亦不報既而解潛等果失利孝純以糧盡城陷敵人長驅而來無復後顧矣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爲第三人爲荆南教官與楊龜山中立交承遂相與講學及爲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爲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爲得其傳而公嘗自言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字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于世

劉尚書美中兄弟終鮮父大中極憐之大觀初貢于鄉將赴南宮試大中令一老僕從行至中塗尚書一夕忽暴病而死僕驚救甚至越半日未蘇逆旅主人皆勸之具棺斂僕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盡今惟此爾若又死則是無天地也且我何面歸見主翁於是以席藉地寘尚書於上坐於其旁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則誠死矣越再夕尚書手足復動醫救數日疾平遂入京師次年中進士第

獨醒雜志卷八

歐陽在政府日。臺官以閨闥誣詆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詔賜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又詔曰。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出。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視事如初。毋恤前言。又塗去塞字。改作釋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侍郎敦逸仕于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子。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學。甘藜鹽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鄉人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建炎三年。僞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獨通判盧陵楊公邦義。毅然不屈。先自書其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僕曰。吾卽死矣。敵居數日。其酋帥有張太師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紙書死活二字使示公曰。無多言。欲不降。書死字下。若歸于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傍簪筆者。卽奪筆書死字下。敵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數日。四公以見四太子。公大罵不絕口。敵怒甚。殺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敵去。州白其事于朝。褒錄死節。初贈直祕閣。繼又贈次對謚忠襄。賜官田。官其諸子。令立廟于金陵。贈

告云。儒夫每生。名不稱于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于泰山。汝稟性剛方。值時艱危。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獨汝能明事君之義。抗死節之忠。誓不屈于番酋。寧自甘于血刃。口不絕詈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肆頒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閣直之華。昭哉廟食之遠。併推寵秩以及遺孤。非止往居之榮。實是臣工之勸。尙祈不昧。知享此哉。

歐陽公美。名珣。廬陵人。登崇寧進士第。靖康初。公美調官京師。時金人欲求三鎭。公美行次開山。以樂府寄其內曰。鴈字成行。角聲悲送。無端又作長安夢。青衫小帽這回來。安仁兩鬢秋霜重。孤館燈殘。小樓鐘動。馬蹄踏破前村凍。平生牽繫爲浮名。名垂萬古知何用。公美至京。有詔許上封事。論禦戎之策。公美應詔陳利害。時有九人同召對。公美奏曰。割地敵亦來。不割亦來。特遲速有間。今日之策惟有戰耳。時宰執有主棄地之議者。不悅。卽除將作監丞。使金竟不復還。朝廷錄其節而官其壻。乃從兄叔謙也。叔謙爲余言紹興十一年夏客臨安。一日有客垢衣破笠。若遠至者。來同邸。卽一室閉之。遽詣尙書省。自言明日召見。已而命之官。後詢其人姓李名徵。邵武人。是時尙書洪公留絕域。得皇太后書。遂遣徵以蠟丸致之。上得書大喜。謂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問且十五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徵以官。尙書公以使命見執於金。其間遭罹危辱者屢矣。而能仗漢節。誓死不變。間關萬里。遣致皇太后書。以寬天子孝思。可不爲忠乎。

李忠愍公若水。爲大名府元城縣尉。日有村民持書一封。公得書讀竟。卽火之。詰其人何所從來。對曰。夜

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往縣西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而如夢中所見故不敢隱公以其事涉詭怪遂縱其人弗治因作絕句記之曰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空虛公初以書付火之時母妻子弟驚訝求觀弗獲獨見其末曰靖康禍有端公卒踐之之語其後二聖北狩公抗節金營將死而口不絕罵則知天生忠義爲神物者已預知其先矣

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復選其子擴爲使宣和末金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尚以使事留金後得脫歸未至太原而敵騎已長驅南下矣擴乃舍使事說童貫願招集忠勇以遏賊鋒貫許之擴過眞定時劉公韐爲帥公以擴屢使于金知金之情僞心頗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擴潛遣一卒之保州爲邏者所獲劉公益疑而未有所處也公之子子羽謂公曰馬擴首尾計議邊事不以虛實告朝廷遂使戎馬深入震驚京師且復潛遣兵士焉保心腹不若聲其罪而誅之庶絕後患公以爲然遂召擴立於庭下責其誤國令拽出斬之擴叫呼不服乃以付獄推治未幾劉公召還金人陷眞定擴得免死

契丹爲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貫蔡攸于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眞本遠小部落貪婪無厭蠶食種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爲南朝憂脣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于朝遼既

亡。金人果背約。

靖康初。召种師道赴京師。才入國門。卽日引見上殿。淵聖起迎之曰。朕久望卿來。何其遲也。塗中跋涉不易。師道謝畢。上賜坐問曰。國步多艱。敵人深入。卿何以禦之。師道曰。兵事難預料。容臣登城觀敵勢如何。卻得奏聞。但敵若在三十里外頓砦則難退。如逼近則易耳。明日敵移軍三十里外。師道因得於城上修飭備禦之具。敵屢進攻皆卻。遂結盟解圍而去。師道其初所言。蓋知有間諜。乃欲誤之爾。敵人果中其計。但禁庭密議。不知何從知也。

朝廷之召种師道也。使者促之。項背相望。師道老矣。或勸之弗行。師道謂其子曰。朝廷近來議論不一。吾縱有謀畫。未必得用。然世受國恩。今而辭難。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隨詔使日夜疾馳至闕下。畫策以退敵。人賴少安。金兵北還。師道請邀擊之。李邦彥等不許。師道謂何桌曰。敵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還。彼非惟懼春深死傷士馬。蓋慮三鎮之議其後也。吾觀敵鋭未已。今既不用吾計。吾不復言。然切料敵必再來。要當先爲之備也。朝廷不聽。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師。

京師戒嚴。金人發礮攻城甚力。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圍城中。具見張孝純王稟等設此。而礮無所施。朝廷反以爲迂。不肯試一爲之。蓋不知吳越將孫琰守蘇州城。嘗用此拒礮而淮南不能攻。時號爲孫白計也。

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

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尚書方得奉行。猶恐未愜輿議。則又許侍從論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官無所舉職。但摘紙尾書姓名而已。大觀中。吳執中子權。爲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憲。不許直牒差官。及論輕賜予以蠹邦用。捐爵祿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給事昌言。封駁廢制。乞以罪狀宣布四方。時人以爲盛事。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一。徽宗朝累遷爲給事中。張商英罷。蔡京復用。遂以散官出。居閒十有餘年。物論歸之。淵聖卽位。復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幾。金人再犯京師。二聖北狩。太子諸王宰職。侍從皆從。而昌言逃匿太子宮溝中。偶得不行。張邦昌僭號。因更其名。及隆祐垂簾。始欲復舊。而人言已不可掩。恚憤成疾而死。

李仲謙大有。新喻人。靖康初爲贛守。京城戒嚴。卽調贛卒勤王。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憎不知兵。及當調發。間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觀者莫不竊笑。惟贛卒獨勇銳。器械亦精明。仲謙號令整肅。師行秋毫無犯。人謂仲謙既知兵。而贛卒亦閑習紀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師。亦無及矣。仲謙紹興初嘗立朝。卽上書言兵事。以爲用兵當有機有權。明於此而後可以決勝。光堯皇帝覽之大喜。卽降付中書。時趙元鎭丞相當國。一日奏事畢。上謂丞相曰。李大有書。涉兵機。故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取河東之策。太祖

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歸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當用齊賢策。太宗後平河東。用齊賢爲相。二祖沈幾先物。朕當以爲法。觀聖語如此。則將大用之矣。未幾而歿。終於檢正。

紹興戊午冬。奉使王倫與金使來和。欲天子授僞詔。國論未定。朝士無敢言者。胡邦衡銓時爲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請羈留金使。斬主議者之首。以謝天下。語大憤直。上怒其訐。將褫官竄昭州。時御史中丞鄭剛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諲。禮部侍郎曾開、張九成入對便坐。引救甚力。時丞相秦檜參政孫近亦迫于公論。請從臺諫侍從議。謫廣州監鹽倉御史再以爲言。乃以爲福州簽判云。

胡邦衡自福唐貶新州。王民瞻以詩送之。有曰。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嘗爲茶陵縣丞。累年不調。居鄉里。以詩名家。二詩既傳或以爲訕。由是亦坐謫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新守亦訐其詩云。無盡、指宰相。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有窮、則古所謂有窮后羿也。於是再遷僊耳。其後邦衡還朝。嘗以詩人薦民瞻。凡再召見。初除國子監簿。後除直敷文閣。終于家。

禪家合衆而不譁。無怒而有制。執事者不辭其勞。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門。升其堂。整整截截。動有條理。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因歎以爲得三代之禮樂。吾人族姻並居同室。未必如其衆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肅者。往往女子童稺實始之。此禪家所以至於屏妻絕子也。

盧文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文紀謂知貢舉王延曰。吾嘗譽子于朝。今子歷士當求實效。無取虛名。昔越人善汩。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對曰。其父善汩。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謂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選協子頎甲科。人以爲公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其父祖蓋自謂善汩者也。使延爲主司。吾知其與選頎者反矣。

予嘗傳登瀛圖本。規模布置。氣象曠雅。每思創始者必非俗筆。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佖紀贊跋。乃欽廟在東宮。得閻立本此畫。親爲題識。以賜詹事李詩。二本絕不同。嘗見鄭昂尚明所賦長句云。閻公十八學士圖。當時妙筆分錙銖。惜哉名姓不題別。但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馬一匹驢。五士無馬應直廬。五鞍施犹。乃禁從。長孫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觀鵝憑欄立。一人運筆無乃虞。樹下樂工鳴瑟竽。八士環列按四隅。笑談散漫若飲徹。盤盂杯勺一物無。坐中題筆清而癯。似是率更閒論書。其中一著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樹各相語。一人繫帶行徐徐。後有一人豐而鬍。獨吟芭蕉立踟躕。一時登瀛客若是。正觀治效眞不誣。書林我曾昔曳裾。三局腕脫幾百儒。雄文大筆亦何有。餐錢但日廩公廚。邦家治亂一無補。正論出口遭非辜。時危王石一焚掃。覽畫思古爲嗟吁。考其所序列意。鄭必爲畫本賦之。然長孫王魏元不在其中。不知鄭詩何爲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記。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爲集賢學士。於東都含象亭圖寫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後人皆以爲正觀學士耳。

今人製陶硯。惟武昌萬道人所製。以爲極精。余初未信也。廬陵有劉生者。自言傳萬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輒敗。至有三五年遂剝泐不可用者。余頃因歙歲有野人持一風字樣求售。易以斗米。滌濯視之。亦陶硯也。其底有萬字篆文。意其爲萬所製。用之今餘三十年。受墨如初。雖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過也。聞武昌今尚有製者。乃萬之後。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挾此藝者日至。其母夜臥忽驚起。問其故。云夢吞一枯棊也。初意日所嘗見。是以形於夢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歲。厥祖與客對弈而敗。卓明忽從旁指曰。公公誤此一著耳。其祖敗而不平。怒謂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數著。果勝。厥祖大驚。因與對棋。其布置初若無法度。既合。則皆是。數日間。遽能與厥祖爲敵。迨十餘歲。遂以棋名四方之挾藝者纔爭先耳。往歲有客以棋求見。朋友因共招卓明與較之。卓明連勝。客曰。胡秀才野戰自得。而某以教習不離規模。是以不勝。

凡學書。當先學偏旁上下左右。與其近似者皆不相遠。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調筆。使毫墨相受。燥潤適宜。厚墨則藏鋒。紙平身正。腕定指固。則結字有準矣。

廬山王元甫有詩名。隱居山中。不與士大夫相接。東坡自嶺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見之。元甫辭曰。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復從賓贊。幸爲我謝之。東坡歎賞而退。

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往復辨論宗乘中事甚詳。美中因問之曰。仙家亦談佛耶。方士曰。仙佛雖二。理豈有二哉。美中既寤。頗異其事。遂紀之以詩云。北風吹雲肅天宇。蕙帳寒生月當戶。頹然就

枕睡思濃夢魂悠悠迷處所仙君勝士肯見臨促席從容款陪語自言本事清靈君學佛求仙兩無阻雲軿白日降瑤空天衣飄飄就輕舉方諸宮深雲海闊金碧禪房隔煙雨與君粗有香火緣聊復東來相勞苦方遊崑閬還無期君住世間須善爲塵勞足厭何足厭等是實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塵外人端爲世緣縻此身重聞妙語發深省若更離塵佛亦塵方平羽節何時來道宮佛殿隨塵埃未須苦說揚塵事東海波聲政似雷美中以爲詩中皆紀其問答之語故盡錄之

董體仁之祖名展生前嘗自卜地以爲壽藏既死而其子易之將葬扶護適過其地柩忽重不可舉子始驚異因欲就葬掘地丈餘忽遇大石其上有展字乃其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獨醒雜志卷九

建炎末呂丞相頤浩以勤王復辟之功進登相位嘗在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幘吏對祖宗以來宰相無去堂吏巾幘法公曰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吏不能對

苗劉之變張魏公自平江興兵討賊二人懼甚朱丞相勝非因說之曰兵至則不必戰戰而不勝則汝危矣不若先次復辟以贖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復辟初魏公之起兵也先遣士人馮轑入奏因以好詞諭二人欲款其謀轑與二人之幕客馬柔吉相善因令宿于柔吉之所以覘軍情轑至而事略定勝非因奏補轑京官除郎中其後乃謂人曰轑蜀人德遠遣之來不過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紹興講解既成上自執政大臣下至臺諫侍從以爲非是者稍稍引去於是登顯位據要途者皆阿附時宰以爲悅外之監司郡守或傾陷正人以希進流人逐客之落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則劾奏趙丞相湖南帥則陰中張魏公儕耳則睥睨李大參春陵則誣治王樞密其他紛紛不可勝數

蔡元長爲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不貲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飲命作蠏黃饅頭飲罷吏略計其費饅頭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家酒酣京顧庫吏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鹹豉來吏以十餅進客分食之乃黃雀肫也元長問尚有幾何吏對以猶餘八十有奇

龍德宮出幸童貫自太原竄歸時廷議欲請淵聖親征命貫留守貫聞之心不自安乃將勝捷軍三千餘

人追從龍德之駕繼而朝廷論貫不告而逃及首禍罪惡請誅之而貫在外領兵以扈從爲名恐復生事遂詔聶山爲江淮發運使密圖其事山既陛辭將出國門左丞李綱言於上曰貫之罪惡雖已著明然今在上皇左右投鼠不可不忌器若欲誅斥明出一詔書足矣何用詭祕如此上深然之遂貶貫池陽繼有嶺南之命

范公宗尹廷對訐直人所難言紹興以來鄙夫賤隸猶能誦之淵聖在東宮時知其名及卽位遂以兵部侍郎召宗尹旣立朝首論崇寧以來上下欺罔復論蔡京童貫朱勔等罪惡物望太聳及金人犯闕耿南仲主和議宗尹力附其說時廷臣有進言金不可和者宗尹在殿上厲聲叱曰朝廷大論已定小臣不敢有異論議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執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或三四郡使數大將鎭撫之又於沿江易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何雖池州僻陋小邦亦置江東大帥其後李成以顚黃舒光四州叛乃鎭撫之人也

余居之西背驛道有地曰金牛驛意古之郵亭也驛旁有長沙王墓遠望如邱阜故老相傳曰此漢長沙王墓也長沙王在漢固多特未知其爲誰余遊贛聞有金精山者始因吳芮將兵征南越尉陀聞此山有美玉鑿石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吳芮嘗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軍所營啇建炎叛卒嘗發之斷地尋丈見石槨皆鋼以鐵卒不能啓其下有飲酒湖地窪以深可坐百人俗傳爲奠酹成池若非軍旅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產茶有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分內外園。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晉公行漕事。始製龍鳳團以進。然歲不過四十餅。慶歷中。蔡端明爲漕。復有增益。元豐中。神宗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高于小龍團。今歲貢三等十有二綱。四萬九千餘銙。

贛之雩都尉廳後舊有灌嬰廟。臨其池上。廟毀。往往瓴甋墮池中。歲年不可計矣。因刀鑷工。取半瓦爲礪石。人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爲硯。於是有灌瓦之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有。亦謾蓄之。

南粵俗尚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遊南中。暑行憩林下。見一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卽逝去。客旋覺體中不佳。夜宿于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襲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卽出籠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寘枕旁。通夕張燈尸寢以俟。聞聲卽啓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窣窣響。應舉之。乃蜈蚣長尺許。盤跚而出。遶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中。客卽覺體力醒然。逮旦。視之。則前所見蛇斃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妄。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與其子睥睨客所攜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爲。覘見其父子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終夕不寐。仗劍以伺。已乃有推戶而入者。卽一獼猴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逶巡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陳忠肅公居南康日一夕忽夢中得六言絕句云靜坐一川煙雨未辨雷音起處夜深風作輕寒清曉月明歸去既覺語其子弟且令記之次年徙居山陽見歷日於壁間忽點頭曰此其時矣以筆點清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謂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劉寬夫倜丞相沆之孫也崇觀中爲次對靖炎間廢罷嘗得旨敍復祕閣修撰臣僚論列以爲其所歷差遣則爲大晟府按協聲律及提舉道籙院管幹文字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籙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其所被譴則以臣僚論其交結附會寬夫由是終身不復職名

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爲問周表卿執羔素通此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貂璫假籌布算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少遜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爲德士僧皆頂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冠裂爲兩飛墜于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爲守遽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強遂止

徽宗時邊事大興程鄰於西廣置隆兌二州又置大觀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職與內地等費不可勝計靖州初無賦入歲於湖廣撥錢七八萬以養官兵有損無益紹興中朱子發內翰嘗奏欲廢爲一縣以禦邊徼上頗許之且曰前朝開拓土疆似此等處尤爲無益肯議之臣深爲可罪既而事亦寢而不行鄉人李秀實嘗守是郡爲余言州雖無益于朝廷然屯駐重兵非假之事權則不足以鎮撫倘併歸

辰沅一州而置軍使則亦足矣

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是殆風氣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東安一士人善畫作鼠一軸獻之邑令令初不知愛謾懸於壁旦而過之軸必墜地屢懸屢墜令怪之黎明物色軸在地而猫蹲其旁逮舉軸則踉蹡逐之以試羣猫莫不然者於是始知其畫爲逼眞其作八景圖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江天莫雪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耳若瀟湘夜雨尤難形容常畫者至作行人張蓋以別之渠但作漁舟吹火於津渡以火明髣髴有見則危亭在岸連檣在步耳瀟湘舊有故人亭往來艤舟其下故藉此以見也米元章謂八景圖爲宋迪得意之筆意其如此

吉水元潭觀臨大江上江中有旋渦相傳云有舟沒於此久而不見蹤跡乃出於豫章吳城山下以爲江有別道由旋渦而入晉時有蛟爲害嘗出沒渦中許旌陽捕逐至其處旁有巨石裂而爲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陽試劍石且云旌陽鑄鐵作蓋覆渦上今水泛時其渦乃見

大觀四年張天覺商英爲相蔡元長致仕時忽有僞詔傳布天下其間謂元長公行狡詐行跡諂諛復云今後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削除有蔡京朋黨悉皆貶削陳州守臣以聞朝廷詔諸路以五百千爲賞捕撰造者其罪不以赦原竟不能獲

張懷素、吳儲、吳倖等謀反事覺。中外縉紳多與交結。而蔡元度與儲倖之父安詩爲僚壻。故元長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懼其根株牽連。罪且相及。遂諷中丞余深知開封府林旦曰。若能使不見累。他日當有以報。深等會其意。翌日索中外所與懷素儲倖往來書札。置案上。問獄吏曰。此何文也。對曰。與懷素等交通之書也。深詬曰。懷素等罪狀明白。人與往來書問。不過通塞暄耳。豈盡從之反耶。存之徒增案牘。令悉焚之。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衆。未幾。旦遷中書侍郎。深左丞。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曰。殺了穡蒿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三人。及執中也。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褻）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牽盦切。一足行也。）

童貫竄嶺南。言者謂貫姦凶。不宜置之遠地。且其誤國之罪。當正典刑。淵聖以爲然。乃命監察御史張澂乘驛斬之。既出國門。復得御札三字速密全。卽晝夜兼行。追至南安驛舍。斬之。函首京師。梟于東市。

邵武人黃南強字應南。與先君俱調官都下。傾蓋定交。時仲兄侍側。應南與先君齊年。一日謂先君曰。初

意二君爲兄弟．不敢以爲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娶不已晚乎．先君後數年棄諸孤．又十餘年而應南來守廬陵．求訪先君．則宰木已拱矣．應南晚得子而康強壽考．及見其成人．因知人患無壽．不患無子也．應南當官持廉．所至見稱云．

車戰之法．既不盡傳於後世．兵車之制．亦不復見於南方．在春秋時．申公巫臣奔吳．教之乘車．教之射御．則江之南亦可用矣．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別以竹爲箠．載兩旁．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雖羊腸之路可行．余謂兵家可倣其制而造之．行以運糧．止以衛陣．戰以拒馬．若鑿池築城．非倉卒可辦．得此車周遭連比．則人馬皆不能越．或進或退．惟我所用．欲名之曰活城．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熟生物．煖冷物．時號善養生者．余異時數蹈之．未知悔也．年踰五十．老形具見．因誦少陵詩云．衰年關脇冷．味暖併無憂．特書坐間以自警．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嘗步行入巖谷間．少憩．覺和氣熳然．心甚愛之．已而忘歸．迨暮．家人尋至其地．問故．翁曰．我覺此山中氣暖．與他處異．若我死當葬于此．踰年而歿．其家從其言．後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經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縣之西岡．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爲．通塞．新喻李仲謙爲舉子時．是夕行于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裏大有．裏大有．仲謙聞而異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

劉殿院次莊長沙人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牆壁窗戶題寫殆徧臨江郡庠有法帖十卷釋以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里中先達兩家碑誌多其所書者

獨醒雜志卷十

近年大魁多齊年。木待問、趙汝愚皆生於庚申。鄭僑、黃定皆生於癸丑。王佐、蕭國梁皆生於丙午。沈晦、李易皆生於甲子。推而上之。呂蒙正、馮京皆生於甲寅。蔡齊、何昌言皆生於丁未。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所傳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尚有之。

汪聖錫、本名洋。集英臚唱賜第。御筆更名應辰。或謂取王拱辰十八歲作大魁之義。

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寧頭。言自縣而北。達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

歐公記至喜亭。以爲道岷江之險者至亭下而後喜。皆謂入其地者垂於死亡。出境乃免也。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道、爲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簞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威名以壓衆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楊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

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陳乞事答之。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箭發如雨。師道于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爲。乃令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踐。兵甲填滿山谷。知真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于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責授右衞將軍致仕。師道上表稱謝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卓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塗。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爲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得侯。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後。聰明耗于昏瞀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實。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既耄之刑。俾上節旄。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既已乖于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于餘生。

岳公飛。微時。嘗于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飛時貧甚。翁熟視之曰。子異日當貴顯。總重兵。然死非其命。飛曰何謂也。翁曰第識之。子猪精也。猪碩大而必受害。子貴顯則睥睨者衆矣。飛。靖炎間。起偏裨爲大將。位至三孤。竟爲讒邪所害。

建炎初里中有狂者自稱爲毛道人往來諸大姓家人不以爲甚異一日江漲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其溺既濟衣裾皆不濡人始異之嘗館于馬田胡氏夜半忽舉火焚其門主人驚救毛升屋大笑衆怒以戈逐之不見所在有頃乃聞其聲在米斛中欲啓鑰毆之賴救獲免明早遂顧之他于其門上書字曰胡某九十其人未幾而卒毛莫知所然玉笥實錄以爲隱于山中云

路眞官爲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尙爲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屋迴閑屋中有油與蜜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爲路能作太陽丹置蒸餅麪果粒于掌望太陽噓呵揉而成丹其色徽紅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譁曰不曾帶得廂王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臙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嚥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爲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迴閑之疑局閉）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鼈其家廝役爭求供之一日有莊氓餽巨鼈翁喜亟付之庖庖人解其甲則見肉理盤旋與常鼈殊不類亟以告翁呼餽者詰之對曰前三日過溪上見一蛇于草間吐吞涎沫蟠縮不動

後再過之。不復見蛇。而鼈殆蛇之變尚新。甲雖鼈而身尚蛇也。翁自是不復食鼈。又道士傅得一言兒時捕魚溪中。嘗獲一鱖而尾有二足。細視之則老鼉也。由是知老鼉亦能變而爲魚。今思老鼉與鱖魚之形亦相肖。世常言蛇化爲龍。不知亦有化鼈者。經云雀化爲蛤。而不知鼉或變爲魚也。

禪僧問話。語幾于俳。嘗記一禪寺。每主僧開堂。輒爲一伶官所窘。後遇易僧。必先致賂。乃始委折聽服。蓋旁觀者以其人之應酬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復以爲請。僧曰。是何能爲。至則語我。明日果來。僧望見之遽曰。衣冠濟濟。儀貌鏘鏘。彼何人斯。其人已恥爲僧。發其故習。乃袖出一白石問曰。請獻藥石。僧應曰。吾年耄矣。齒牙動搖。不能進是。煩賢細抹將來。觀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屠家子。既爲僧。頗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賣肉案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未授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聞者絕倒。

舍法之後。諸州解額多未復其舊。廬陵解六十八名。至紹興癸酉。其數亦未足。時鄭少卿作肅爲守。既拆號書牓畢。謂諸考官曰。解額未盡復。諸公尚有試卷可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數。諸試官因將所留卷擇之。添取一名。乃劉廷雋廷雋遂擢第。

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龍德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歎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旁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衆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朱勔本一巨商。與其父殺人抵罪。以賄得免死。因遁跡入京師。交結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顯。欲假事歸

以報讎怨。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說曰。東南富有此物。可訪求。受旨而出。卽以御前供奉爲名。多破官舟。強占民船。往來商販于淮浙間。凡官吏居民舊有睚眦之怨者。無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數石。勾求之不得。卽遣兵卒徹其屋廬而取之。惠山有柏數株在人家墳墓畔。勾令掘之。欲盡其根。遂及棺槨。若是之類。不可勝數。故陳朝老以謂東南之人。欲食其肉。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喫飯。試爲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人遽對曰。從臼子裏出。京大笑。其一從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陳忠肅公在宣政間。嘗大書杜少陵哀江頭一詩。人莫有知其意者。蓋公明于數學。逆知國家靖康之變。而不欲言之爾。

王履道安中。初學東坡書。後仕于崇觀、宣政間。頗更少習。南渡以來。復還其舊。嘗見其晚年所書。眞得東坡筆法者。

東湖先生嘗會棋于湖山堂。食罷偃息。倏起疾言曰。予作詩數十年矣。適于牀頭得少陵集。試閱之。忽有所見。元來詩當如此作。遂有不知何處雨已覺此間涼之句。自是落筆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學。

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訖未嘗犁然當于心也。嘗觀宋書樂志。以爲詩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別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illegible]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貨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請。徐詰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廂下。俾剔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與翟參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于都堂議事不合。秦據案叱翟曰。狂生。翟亦應聲罵曰。濁氣。二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擅以私意治吏事。傷國體。不可施行。翟因力陳其故。且乞罷政。退復上疏。以爲秦檜私植黨與。讒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避。必爲睚眦中傷。疏猶留中。而臺章遽言翟與宰相不協。因防秋託事求去。汝文遂罷政。依舊致仕。

里諺有張果老撐鐵船之語。以爲難遇。不復可見也。鄉人楊元皐爲舉子時。嘗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撞著張果老撐鐵船。元皐心甚疑之。紹興初。以鄉舉就吉州類試一禪刹爲試院。元皐試畢。忽回顧壁間有畫一老人撐船。旁題云。此是張果老撐鐵船處。元皐喜以爲符夢中之言。牓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元皐預其一。元皐名遜。

董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其篇首曰。聖人序卦。噬嗑之後繼之以賁。習坎之後繼之以離。噬嗑者有物爲間之象也。習坎者乘時履險之象也。爲我之間者不可以不去。既已去矣。用文之時也。故賁之彖曰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爲我之險者不可以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時也。故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說云云。後遂爲舉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試復用其說。策入四等。補文學出官。繼獲漕舉。復試禮部合格。廷試仍以此說爲對。時聖策以漢光武爲問。體仁申其說曰。光武取諸新室。則去間除險之時也。又恢一代之規模。則觀文重明之時也。遂爲天下第一。後數年登朝籍。兼崇政殿說書。講易卦偶至噬嗑。體仁仍用去間觀文之說。甚稱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再遷。遂參知政事。

盧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閱不能歸。偶知舊以舶舟浮海。邀彭與俱。彭適有數千錢。謾以市石蜜。發舟彌日。小憩島嶼。舟人冒驟暑多酌水以飲。彭特發奩出蜜遍授飲水者。忽有蜑丁十數躍出海波間。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懷出珠貝爲答。彭因出蜜縱嗜。羣蜑屬鬘。報謝不一。得珠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隨舶舟至蕃部。偶攜陶甕犬雞提孩之屬。皆小兒戲具者。登市。羣兒爭買。一兒出珠相與貿易。色徑與常珠不類。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既歸。忽然風霧晝晦。雷霆轟吼。波濤洶湧。覆溺之變在頃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遵海。未嘗遇此變。是必同舟有異物。宜速棄以厭之。相與詰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異。其或是也。急啓篋視之。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間隱隱見虬龍攫拏以去。須臾變息。暨舶至止。主者論其衆曰。某氏若祕所藏。吾曹皆葬魚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客各稱所攜以謝之。于是舶之凡貨皆獲焉。

附錄

浮雲居士曾公行狀

居士姓曾氏諱敏行字達臣其先自金陵遷袁之宜春又自宜春遷吉之吉水由是世爲吉水人曾祖孝先字純臣祖君彥字仲求皆博學通經爲鄉里儒先方熙寧之學盛行父子獨守古義不爲變故試藝輒不偶父光庭字南卿仕爲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居士零陵之季子也自幼志氣不羣父命以事一意奉承牢不可奪靖康之難零陵率民兵勤王時天下久無事創見金革人情危懼送車及郊者或泣數行下居士才九歲初若慘惻已乃勸行曰願自力毋憂家零陵慨然撫之曰惜汝尚幼加以數年當與俱矣既長日嗜經史善持論與諸兄馳騁上下嘗以爲賈誼非有愛君之心故痛其竄逐至捐生以泄憤鄧禹銳進而退速故乘勝獨克而不免損威于栒邑光武用人曾不能容一眚有愧于秦穆公之于孟明其言皆反覆激切有補于世年二十遇疾棄舉子業歎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東坡此詩似爲余發也于是博觀羣書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雜家里談巷議無不記覽訪收法書名畫多所訂正字畫祖米元章人謂得其筆法又倣章伯益飛跋墨戲亦曲盡其妙頗喜陰陽五行推測吉凶之說如郭景純李常容所論著研深尤精假日縱談逆定時人窮通得喪皆如其言零陵歿居喪過毀邱壠百役以身任之極其勞悴妣劉氏太孺人年踰九十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不輒去左右居鄉里尚義好賢揚善而嫉惡赴人

之急甚已之私飢者菽粟寒者絺纊客無以家者爲之室廬死而不收者槥焉歸之其齊家接物大要本之以恪勤而行之以公恕凡所經理整整有法性不能飲酒然客至必命觴笑語移日不倦尤善料事情有請問質疑者必爲處其成敗可否人皆信服不事造請掃軌城市者十有餘年仲子爲贛曹掾他日樂崒山章水之勝扁舟遊焉東平梁公宏夫以使事弭節是邦聞居士之風將求見之卽日引去竟莫識其面嘗經行江湖間崇臺甲觀土木之巧隨所觀覽規模曲折皆會于心每欲事營繕以寫胸中之成規顧未得其地晚乃卜築於龍溪之上面山爲閣因坡爲囿物色位置氣象清曠期月而成其襟抱灑落長于計畫卽小可以觀大類如此訓諸子甚嚴擇師授經館于別墅不以家事嬰其心日加課飭故其問業益專雖少者亦亹亹嚮于成就鄉人慕傚焉前言往行多所記錄有獨醒雜志十卷又嘗患世之醫皆高自許可好奇以斃人因取古法湯劑已嘗試之者述應驗方三卷居士氣質剛方識趣超邁紹興己卯夢遊鄰邑新淦之玉笥山寤而言曰是山多幽致晉梁諸君子隱焉吾生不得從之遊死其葬于此庶乎公叔文子之瑕邱也淳熙二年歲乙未十月二十九日與族姻燕飲歡如平時迨暮夜召諸子曰余知命久矣修短亦命也今且死屏醫卻藥呼紙筆書二十餘言囑諸子以力學他無及焉投筆卽寢翛然而逝享年五十有八聞居士之死者齎咨涕洟惜其不永也娶謝氏婉淑專靜內治有相子男七人三畏鄉貢進士三聘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三覲三變三接三異三英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將仕郎劉龜習孫男三人宏基宏濟宏謙女五人諸孤卜以明年十二月壬申祔葬居士于玉笥山之趾南坑之原如其素志初居

士自號曰浮雲。年旣四十。闢所居廳事之北隅爲獨醒齋。又號曰獨醒道人。旣而築堂于故園之東。名曰歸愚。又號曰歸愚老人。蓋三易其號。所見益高。觀其談笑死生之際。眞有過人者矣。乾道龍飛。仁遠以武學官侍殿廬。觀策進士。三聘以是歲擢第。知居士之有子。後四年。同僚于贛。獲拜居士于堂上。奉從容焉。今聞訃。哀莫能弔。乃述其行事。俾乞銘于大手直筆。以著不朽。謹狀。

淳熙三年十月　日奉議郎權發遣濠州軍州主管學事樊仁遠謹狀

浮雲居士曾達臣哀詞并引

端明殿學士廬陵郡侯胡銓撰兼隸

予聞龍溪浮雲居士曾達臣義方之訓舊矣恨不識面淳熙戊戌其子新西外教宗院宗學教授三聘以濠守樊侯仁遠狀乞相挽之詞扶服拜且泣甚哀予然後知君之有子且信義方之訓爲不誣也余爲國子祭酒時朔望必詣武學閱諸生藝樊侯時爲武學諭其言不苟紀君行實于鄉評有考焉是宜詩以哭之君諱敏行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光庭之季子也其詞曰

螺川之南青原之山疊嶂摩空章貢之水繚其下其北玉笥插天清江翕沄高深相形渺瀟灑以故螺川之秀民多嗜學而逸民抗志有過人者蹇蹇府君澡德浴蘭而舉世知者蓋寡自幼不羣幹父之蠱守不假靖康之變零陵糾民兵勤王送行者或悲嗟君纔九齡慨然氣前馬既長喜持論與諸兄馳騁相上下嘗以長沙竄臣心非愛君徒傷已見逐至捐生以泄憤有如洛陽之賈又謂鄧禹銳進乘勝獨克而不免挫威于栒邑非晉軍之整暇至云漢光不能容一眚視秦穆之于孟明爲有愧也其言反覆深切殊有激于世之瘖痘弱冠得疾棄場屋喟然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坡老此言眞得我心之寫居零陵之喪一溘過毀豈特芹藭不納徒爲苟且母夫人年踰九十雞鳴問寢無食息親闈之捨初自號浮雲居士蓋慕昔人黜浮而崇雅又易其號曰獨醒將友靈均于沅湘之野晚復號曰歸愚鄙移山之士苴凡三易其稱所見益遠卒不享壽康之嘏臨風增歔不可致詰于造化之冶

獨醒雜志跋

姓字書。曾氏望廬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南豐兩族。皆出宰執侍從。嘗通譜系。其後贛之雩都。則叔夏尚書。天猷吉甫侍郎兄弟繼爲禁路之英。惟廬陵一族。文獻相承。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雲居士達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于科舉。有知幾應變之才。不白于功名。緒餘著書。追跡前輩。向使盡發胸中之所蘊。其成就宜何如哉。是生諸子才學俱茂。或仕于小官。或貢名天府。而仲氏無逸策第太常。典中祕書。爲祕書郎。羣從孜孜爲善。方競爽迭興。而未艾。視前三家。何患不及。特時有先後爾。況猶子無玷。嘗以奉使朔方。假大兩制。歸而勸講修法。備膺寵章。是固爲之兆矣。姑少徐之。慶元丁巳冬至日。周必大子充書。

謂頃寓曾氏槐堂者七年。積臣、時已出仕。正臣、亦欲用世。唯達臣、自少遇疾。盡捐世事。心閒意適。多所見聞。前言往行。記錄甚備。文藁盈篋。平日不苟以示人。間或與之議論。則上下古今。具有本末。謂每思其言。一一不可忘。淳熙己亥秋。過其諸子龍城新居。三聘、謂謂欲編集以傳時已有次第。今獨醒雜志、是也。比者三畏攜本相訪者幾。三聘又封以爲寄。覽之悵然。追念疇昔所載玉笥山。則其家可望而見。颺御在玉笥之旁。王嶺爲彭玕舊寨。謂皆嘗同遊焉。黃鋼劍者。融守陸子楳亦嘗以一見遺。不知黃鋼之名爲何。因達臣之言乃得之。至如欲倣古車戰之法爲活城。設網可以禦礮。以漢三科處特恩之類。又皆有用之學。

可以推行于世。獨恨達臣嘗談宣和靖康事尤詳。皆親得于故老。而志或不載。豈有所避而未傳乎。所稱民師乃謂曾伯祖也。毛應佺幷其子洵　子君卿。蓋里之先達。劉中叟、劉偉明兩公。江湖名儒也。中叟之清古。偉明之奇創。自見一世豪。而人乃罕知。惟志中見之。謂亦因此偏尋兩公事迹。欲續達臣之意。庶使不泯。三聘以書來請題其後。因思從遊四十年前。回首如夢。念往興懷。悲不能已。姑略述昔所聞于達臣者。授其諸子。以見交友之義云。紹興六年五月朔。太平興國散吏謝謂書。

余生官成均。曾無逸爲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者。焚。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書。得艮齋誠齋諸公爲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于用世。垂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際。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岐墨戲數幅。初未嘗摹放。落筆輒過之。一日于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併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爲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紹興三年中元日樓鑰。

右獨醒雜志十卷。盧陵曾君所作也。紹熙壬子歲秋。君之子三聘出以示余。喜而讀之。得所未見。竊惟古

之君子所貴乎多識前言往行者．非夸其文耀其富蓋將以畜德也．然則曾君之所以遺其子與無逸之所以幸教余者．可不敬勉之哉．開封趙汝愚題．

余嘗次本朝學問多出江西至歐公遂以議論文章師表天下．曾王又相次第起．最後魯直且以詩擅一代盛矣．余生晚．蓋嘗識曾　鯉求甫．得其書一編．今又得曾無逸所藏其先君子獨醒雜志一編．則亦三不逢者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然夫逢不逢何足道．顧其書可傳不耳．方三經義行時．學者非王氏不學．由今觀之．視獨醒志果何如．永嘉陳傅良書．

浮雲居士曾公以文學行義．有聲江西．予恨不識其人．而獲從其子監簿遊．文獻彬彬．所謂能世其家者．一日見公所著獨醒雜志十卷．前言往行．登載不遺．有補于世．語簡事核．非其他稗官小說之比．讀其書．想其人．如親見其抵掌談論．益知監簿家學淵源所從來遠矣．嗚呼．士君子抱負所有．不見于用．必託于言．若公者高見遠識．尚友前輩．雖陸沈于下．而遺書滿家．足以垂世傳後．其視富貴無聞者孰得孰失．況又有子方駸駸顯榮．足以爲不亡矣．因書其後．紹熙壬子孟秋望日錫山尤袤題．

右獨醒雜志先君記事之書也．先君隱居不仕．凡所見聞皆筆於册．既沒世．諸孤不肖．懼弗克紹．因併追記平日燕談．編次爲十卷．誠齋先生見之．辱賜之序．仍刻版于家塾．淳熙丙午正月望．三聘謹書．

浮雲居士蘊用世之才．行獨醒之志．著書自樂．以全其天．可謂賢已．所著雜志十卷．詞簡而事該．識

高而論卓同時諸賢品題備矣予按行狀公母夫人年逾九十公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未嘗去左右今是書首述蔡端明母壽百單八歲載筆之下有餘慕焉尤有以徵其孝思也惜自淳熙丙午家塾版行而後迄今六百餘年別無雕本予感誠齋序中有亡書無亡言之論亟爲開而行之若夫楮墨易湮棗梨速朽百年以往再永其傳則又後世君子之責也

乾隆乙未重午日歙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獨醒雜志

附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曾敏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十E五二二九 錢

（本書校對者華國章）